





杜王夏傳黃劉李蘇劉葛王崔邊列傳第七十上

後漢書八十卷上

南宋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明凌盛高敷傳汝舟校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時為御史大

夫

前書延年字幼公周之子也為御史大夫延年若父官府不敢當舊位且坐皆易其處也

篤少博學不修小節

不為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令旂數從請託不諳頗相

恨令怨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誅之

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篤以關中表裏

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乃上奏論都賦曰臣聞知

而復知是為重知

韓詩外傳曰知者知其所知乃為知矣

臣所欲言陛下已知故

略其梗概

梗概猶粗略也

不敢具陳昔怨庚去奢行儉於毫

帝王經

以歌在河地迤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靡不絕殷庚乃南渡河徙都於亳人咨嗟相怨不欲從乃作書三篇以告之

成周之隆乃



即中洛周成王就土遭時制都不常厥邑尚書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遷賢聖

之慮蓋有優劣霸王之姿明知相絕守國之執同歸異術

或弃去阻院務處平易淮南子曰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地固塞險阻之地

河并吞六國謂秦也或富貴思歸不顧見龍或掩空擊虛

自蜀漢出韓生勸項羽都關中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乃歸都彭城而高祖自蜀漢出襲擊之也見前書即日

車駕策由一卒前書成卒妻敬說高祖都關中即日車駕西都長安或知而不從又都境

埔謂光武又都各陽也堯角薄也也前書張良曰洛陽由地薄四面受敵境音古交反埔音古角反

竊見司馬相如揚子雲作辭賦以諷主上臣誠慕之伏作

書一篇名曰論都謹并封奏如左皇帝以建武十八年二

月甲辰升與洛邑巡于西嶽光武紀曰甲寅西巡狩推天時順斗極

長場賦曰順斗極運天關極北極星也

觀院於峭崿圖險於隴蜀圖循規度也其三月丁酉行

至長安經營宮室傷愍舊京即詔京兆廼命扶風齋肅致

敬告觀園陵悽然有懷祖之恩懷思也喟乎以思諸夏之隆

聲喟數聲遂天旋雲遊造舟于渭北抗涇沔爾雅曰天子造舟造並也

羅衍陳於岐梁東橫乎大河衍布也橫絕流度也楚辭曰橫大江兮揚舲也瘞后土

友于洛都明年有詔復函谷關作大駕宮大駕見儒林傳大駕官即天子行幸也其歲四月

六王邸高車廡於長安脩理東都城門長安外城門東面橋

湟渭往往繕離觀東臨霸漭西望昆明門北登長平長平坂名也在

池陽宮規龍首撫未央頌平樂儀建章龍首山名蕭何於其南也

是時山東翕然狐疑或云撫亦模其字從木視也音麥平樂觀名建章宮名並在城西謂光武規模而修理也

後漢書卷之六十一



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恐西都置關所以拒外山東也客有為篤

言彼埽井之潢汗固不容夫吞舟埽井喻小也莊子曰埽井之潢汗固不容夫吞舟也

且洛邑之淳澹曷足以居乎萬乘哉淳澹水也吞舟大魚也

咸陽守國利器不可久虛以示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示人

姦萌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示人篤末甚然其言也故因為述大漢之崇

盛也世據離州之利而今國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喻也

曰昔在強秦爰初開畔畔疆界也霸自岐離國富人銜卒以并

兼桀虐作亂桀如桀也音以戰反桀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漢

開基高祖有勲斬白蛇屯黑雲前漢高祖斬大蛇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今赤帝子斬之故

聚五星於東井提干將而呵暴秦高祖所居上常有雲氣聚五星於東井提干將而呵暴秦

蹈滄海跨崑崙楊雄長楊賦曰橫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蹈滄海跨崑崙

遂濟人難蕩滌條子遂濟人難蕩滌條子

宗承流守之以文太宗文帝也繼體之君以文德守之躬履節儉側身行仁食

不二味衣無異采賑人以農桑率下以約已曼麗之容不

悅於目鄭衛之聲不過於耳曼美也佞邪之臣不列於朝巧

偽之物不鬻於市禮記曰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姦色亂正色不鬻於

也故能理升平而刑幾措富衍於孝景功傳於後嗣前書景帝

有鈞深圖遠之意探冒頤之罪前書冒頤殺其父頭曼單于又為書使遺高后曰孤憤之君生

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領遊中國陛下校平城之

讎校報也冒頤單于圍高祖遂命票騎票騎將軍霍去病也勤任衛青青為大將

勇惟鷹揚軍如流星毛詩曰時惟鷹揚注云如鷹之深之

匈奴割裂王庭匈奴王庭也長揚賦曰遂獵乎王庭席卷漠北叩勒祁連莫也

後漢書卷之七十一



祁連匈奴中山名也  
擊也勒謂街勒也  
橫分單于屠裂百蠻  
百蠻夷狄之總稱也  
燒灼帳布也

繫鬪氏號也  
燔康居灰珍奇  
康居西域國也  
推鳴鏑  
前書曰冒頓

也  
釘鹿豕  
鹿豕音離匈奴有左右  
馳坑岸獲昆彌  
昆彌西域國也  
虜傲依

方言俚養馬人也  
字書依音真字書無戲字  
諸家並曰戲依為  
驅騾驢

馭宛馬  
大宛國名  
馭馬也  
馭音失馭音蹄  
拓地萬里威

震八荒肇置四郡據守敦煌  
四郡謂酒泉武威張掖敦煌也  
并域屬國一郡

領方  
并西域以屬國都尉主之  
立侯隅北建護西羌  
楊雄解朝曰

康注云敦煌玉門關候也  
置護羌校尉以主西羌  
捶驅氏棘窠狼印柞  
捶擊也窠狼猶擊獲也氏棘印柞並西南

夷東擗烏桓蹂躪歲豹  
字書擗亦擊字音摩方言云擗滅也  
南羈

鈎町水劍強越  
羈係也鈎町西南夷也  
水劍謂戈船  
殘夷文身海

波沫血  
文身沫血水沫如血  
郡縣日南漂然朱崖  
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

去長安七千三百里  
暉音審  
部尉東南兼有黃支  
楊雄解朝曰東南下尉孟康注云會稽東部都尉也前書

自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  
連緩耳瑣雕題  
緩耳耳下垂即僭耳也  
檀記曰南方曰蠻雕

黃支國俗與珠崖相類也  
題交趾鄭玄注曰謂刻其身以丹青  
推天督  
即天統國也  
牽象犀椎

之也王逸注楚詞曰雕畫也  
題額也  
推天督  
即天統國也  
牽象犀椎

蚌蛤碎留璃甲  
璃玕玕狀紫角鱗  
郭義恭廣志曰璃玕形似龜出南海  
甲謂取其甲也玕殘也紫角鱗大龜亦

瑁瑁之為音子  
期反鱗音以規反  
於是同穴裘褐之域  
同穴挹婁之屬也  
共川鼻

飲之國  
前書賈捐之曰駱越之俗父  
莫不袒跣替額失氣虜伏

替止也方言曰額額額也以額至地而稽止也宋玉高  
唐賦曰虎豹豺狖失氣恐喙言其恐懼如奴屬之狀也  
非夫大漢之

盛世藉靡土之饒得御外理內之術孰能致功若斯故創  
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德隆於太宗財衍於孝景威盛於

聖武政行於宣元侈極於成哀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

載三百  
高祖平帝十一代歷涉也合二百十四  
德衰而復盈道微

而復章  
謂呂氏亂而文帝立昌  
皆莫能遷於靡州而背於咸陽



宮室寢廟山陵相望高顯弘麗可思可榮義農以來無茲

著明夫靡州本帝皇所以育業周始祖后稷封印公劉居豳太

業也霸王所以衍功戰士角難之場也街廣也秦禹貢所載

厥田惟上尚書靡州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

暢濱據南山帶以涇渭號曰陸海蠢生萬類濱近也前書東

渭之南此謂天榘榘植柘蔬果成實畎瀆潤淤水泉灌溉說

日於澗澤也顧野王漸澤成川稷稻陶遂舜君注韓詩曰陶暢

之膏畝價一金前書東方朔曰豐鎬之間號為上田田相如鑄鑿

株林相如言地皆沃美相類也廣雅曰鑄推也音甫素火耕流種功

淺得深以火燒所伐林株引既有蓄積阨塞四海西被隴蜀

南通漢中北據谷口東阻欽巖谷口在今雲陽縣穀梁傳秦襲

死於嶺之巖險之下關函守嶢山東道窮函函谷關也嶢謂嶢山之

音亮置列沂隴靡偃西戎靡音拒守褒斜嶺南不通棧口

絕津朔方無從杜塞谷口絕鴻渭之流徑入于河大船萬艘

轉漕相過東綜滄海西網流沙朔南暨聲諸夏是和尚書

南暨聲教注城池百尺阨塞要害關梁之險多所衿帶衿帶

之要故一卒舉礪千夫沈滯礪石也前書句奴乘一人奮戟三軍

沮敗淮南子曰狹路津關大山石塞龍蛇蟠登笠地執便利介冑

剽悍可與守近利以攻遠可守近士卒勇疾故可攻遠也士卒

易保人不肉袒左傳鄭伯肉袒率羊以降楚言肇十有二是為

瞻腹尚書曰肇十有二州謂雍梁荆徐揚青兗冀幽並并管也用霸

則兼并謂秦并先據則功殊高祖先入關功修文則財衍行

武則士要修文德則財產富衍若用為政則化上篡逆則難誅

地險固故進攻則百寇退守則有餘斯固帝王之淵囿而守



國之利器也逮及亡新時漢之衰偷忍淵囿篡器慢遠偷

猶盜竊也淵謂秦中也徒以執便莫能卒危卒音倉假之十八誅自京

師莽居攝篡位十八年公賈就始斬之也天昇更始不能引維界與也言更始不能

慢藏招寇復致赤眉易曰慢藏誨盜又曰負且乘致海內雲擾

諸夏滅微羣龍並戰未知是非赤伏符曰四夷雲擾龍闕于

受命者為誰也于時聖帝赫然申威荷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聖

光武也天人符謂靈華自關中持赤符也前書曰王受命於皇上獲助

於靈祇皇上謂天也尚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立號高邑塞旗四

麾擊後首策之臣運籌出奇前書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

祖定天下凡六出奇計以也虓怒之旅如虎如螭詩曰虓如虓虓

蓋夫燔魚剽蛇莫之方斯尚書今云泰誓篇曰太子發并舟中流

大呼山東響動流沙要龍

首鏖龍淵劍解見韓棊傳說文鏖鏖大戟也音莫邪首謂命騰太

白親發狼弧騰馳也太白天之符軍狼弧並星名也史記曰天苑東有

西平隴冀東據洛都乃鄆平帝宇濟蒸人

於塗炭成兆庶之豐豐遂興復乎大漢爾雅曰豐豐勉也易

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瘳瘳差而主上方以邊垂為憂

鼓萌之不柔揚子雲長楊賦曰遐萌為之不安謂遠人也案篤此賦

未遑於論都而遺思靡州也遺猶

方躬勞聖忠以率海內厲撫名將略地疆外信威於征伐

展武乎荒裔信讀若夫文身鼻飲緩耳之王推結左衽鑿

錫之君結音馨前書尉佗推結箕踞主云如今兵士推頭馨也孔子曰

東南殊

錫也案今夷狄好穿耳以垂金寶等此並謂夷狄之君長也



俗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制之鄰靡不重譯納貢請為藩

臣上猶謙讓而不伐勤前書司馬相如曰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意以為獲無用

之虜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穀之淵

家躬修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洽時風顯宣前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湛

便於王政者聖主納焉何則物罔挹而不損道無隆而不

移陽盛則運陰滿則虧淮南子曰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

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

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挹而損之曰何謂挹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

樂極而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

之以險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陋德施天下守之以

池也易曰君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也客以利器不可久虛而國家亦不

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漚澹與篤後仕郡文學掾以目疾

二十餘年不闕京師篤之外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以武

略稱前書武賢狄道人為破羌將軍篤常嘆曰杜氏文明善政

而篤不任為吏謂杜周及延年並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

於事外內五世至篤衰矣女弟適扶風馬氏建初三年車

騎將軍馬方擊西羌請篤為從事中郎戰沒於射姑山所

著賦誄弔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

十五篇子碩豪俠以貨殖聞

王隆字文山馬翊雲陽人也王莽時以父任為郎後避難

河西為竇融左護軍建武中為新汲令新汲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許州扶溝縣西也

能文章所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初王莽末沛國史岑

...



子孝亦以文章顯莽以為謁者著頌誄復神說疾凡四篇

岑一字孝山著出師頌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千

餘人王莽末盜賊從橫攻沒郡縣恭以恩信為眾所附擁

兵固守獨安全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遷太山

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恭善為文著賦頌詩勵學凡

二十篇四十九卒官諸儒共謚曰宣明君子牙少習家業

著賦頌讚誄凡四十篇舉孝廉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永平中於平陵習章

句因作迪志詩曰咨爾庶士迨時斯勛迫及也日月逾邁豈

云旋復尚書云日月逾邁逾邁言日月之過性不可復還也哀我經營旅力靡及旅陳也言非陳力之所能及也在茲弱冠靡所庶立禮記年二十曰弱冠也

成也於赫我祖顯于殷國謂傳也二迹阿衡克光其則阿衡也

也言依倚之以取平也謂伊尹也高宗命傅說曰尔尚明保用俾阿衡專美有商故曰二迹也言傅說功比伊尹而能光大其法則也武丁

興商伊宗皇士武丁殷王高宗也伊尹惟宗尊也詩曰思皇多士皇美也言武丁所以能興殷者惟尊皇美之七謂傅說也

爰作服肱萬邦是紀非世載德迄我顯考易曰德積載載重也保膺淑

懿續脩其道續繼也漢之中葉俊乂式序秩彼殷宗先此勲

者中葉謂宣帝中興秩序也言漢代序殷高宗用傅說之事尤大其勲功緒而用其緒微也謂傅介子以軍功封義陽侯喜論議正百為大司馬封高武侯侯傳曼謂孔鄉侯傳尚為汝昌侯建武中傳俊為昆陽侯也伊余小子穢陋靡逮懼我世烈

自茲以墜誰能革濁清我濯漑毛詩曰誰能執熱而不以濯此言誰能革易我之濁而以清泉洗濯也

我誰能昭闇啓我童昧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誨我嘉務誨

我博學爰率朋友尋此舊則契闊夙夜庶不懈忒詩云與子契闊莫聞

謂辛苦也辭情也或差也秩秩大猷紀綱庶式匪勤匪昭匪壹匪測詩大雅曰秩秩

大猷聖人莫之秩秩美也猷道也庶眾也式法也言美哉乎大道可以綱紀衆法若不勤勵則不能昭明其道不專一則不能深測農夫

可以綱紀衆法若不勤勵則不能昭明其道不專一則不能深測農夫



不怠越有黍稷尚書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情農自安乃有周其黍稷也誰能云作者之

居息考成也言誰能有所作而居息二事敗業多疾我力謂事

靡成聿勞我心如彼兼聽則溷於音聿辟也溷亂也志不專一

則音於戲君子無恒自逸徂年如流鮮茲暇日人當自勉備

亂學不可自放逸年之過往往如流行邁屢稅胡能有迄行邁之人屢

言其速也必有閑張之日也稅駕停止何

能有所至也言當自勗不可中廢也密勿朝夕聿同始卒手詩曰密勿從事密勿

始如一也文龜龜終毅以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以為

諷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為蘭臺令史拜郎中

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

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清廟詩周頌篇名由

是文雅顯於朝廷車騎將軍馬防外戚尊重請毅為軍司

馬待以師友之禮及馬氏敗免官歸求元元元年車騎將軍

竇憲復請毅為主記室崔駰為主簿及憲遷大將軍復以

毅為司馬班固為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毅早

卒著詩賦誅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

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

免喪免喪終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

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

養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

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

見書香後告休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千乘喜王仇章帝子

會中山邸乃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

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後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



數陳得失賞賚增加常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闈帝聞善之永和四年拜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累遷尚書令後以為東郡太守香上疏讓曰臣江淮孤賤愚蒙小生經學行能無可筭錄遭值太平先人餘福謝承書香代况之得以弱冠特蒙徵用連借累任遂托臺閣訖無纖介子也稱報恩効死誠不意悟卒被非望顯拜近郡尊位千里臣聞量能授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爵則賢愚得宜臣香小醜少為諸生典郡從政固非所堪誠恐矇頓孤忝聖恩又惟機密端首至為尊要謂尚書令復非臣香所當久奉承詔驚惶不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論語曰及其壯也血氣未定剛言少壯也乞餘恩留備冗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官臺煩事以畢臣香蠖蟻小志誠瞑目至願土灰極榮帝亦惜香幹用久

舊事復留為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三十萬是後

樞機甚見親重而香亦祇勤物務憂公如家十二年東平

清河奏妖言卿仲遼等所連及且千人香科別據奏全活

甚衆海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每存憂濟又曉

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帝知其精勤數加恩賞疾病

存問賜醫藥在位多所薦達寵遇甚盛議者譏其過倖延

光元年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

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王制曰上農

土視上農夫祿足以代耕也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伐冰鮮見馮衍傳乃悉

以賦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飢乃分奉祿及所得賞賜班

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稟貸荒民獲全後

坐水潦事免數月卒於家所著賦牋奏書令凡五篇子瓊



自有傳

劉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

平望縣屬北海郡

永元中坐事

奪爵毅少有文辯稱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并憲論十二篇

時劉珍鄧耽尹允馬融共上書稱其美安帝嘉之賜錢三

萬拜議郎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

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

稍遷安帝時為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選

漢記後帝廢太子為濟陰王尤上書諫爭順帝立遷樂安

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凡二十八篇

尤同郡李勝亦有文才為東觀郎著賦誄頌論數十篇

蘇順字孝山京兆霸陵人也和安間以才學見稱好養

術隱處求道晚乃仕拜郎中卒於官所著賦論誄哀

文凡十六篇時三輔多士扶風曹衆伯師亦才學著誄書

論四篇三輔史錄注曰衆與鄉里蘇瑞文實伯向又有曹朔不知

何許人作漢頌四篇

劉珍字秋孫諸本時有作秋孫者其人名一各寶南陽蔡陽人也少好學

永初中為謁者僕射登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騶駱馬融及五

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

正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騶駱作建武已來名臣

傳遷侍中越騎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卒官

著誄頌連珠凡七篇又撰釋名五十篇以辯萬物之稱號云

葛籟字元甫梁國寧陵人也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籟善

奏或有請籟奏以干人者籟為作之其人為之忘自載其名因并性慷

為籟各以進之故時人為之語曰作奏難工恒去葛籟事見笑林



慨壯烈勇力過人安帝永初中舉孝廉為太官丞上便宜

四事拜蕩陰令蕩陰縣名今相州縣也蕩音湯辟太尉府病不就州舉茂才

為臨汾令居縣皆有稱績著文賦碑誄書記凡二十篇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

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其賦誄書論及雜文

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子延壽字文考有雋

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

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

以自勵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張華博物志曰王了山與父叔師到泰山從鮑子貞學箒到魯賦靈

光殿塌度湘水溺死文考一字子山也

崔琦字子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遊學京師

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為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

翼行多不軌軌法也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翼不能受

作外戚箴其辭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

皇帝舜妃娥皇女英帝堯之女聰明貞仁事舜於畝前之中事贊更謙讓恭儉思盡婦道也周興三母列女傳曰太

妃賢而有色生太伯仲雍王季化道三子皆成賢德太王有事必諮謀焉

太姬者王季之妃端懿誠莊維德之行及其有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

聲而生文主太姬者文主之妃號曰文母思媚太姜大

傳曰湯娶有莘氏女德高而明伊尹為之媵臣列女傳曰周宣王嘗夜則而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求甚使其傳母

佐湯致王訓正後宮嬪御有序咸無嫉妬也宣王晏起姜后脫簪

列女傳曰周宣王嘗夜則而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求甚使其傳母

通言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

忘德也敢請婢子之罪王乃勤齊桓好樂衛姬不音列女傳曰齊

於政早朝晏罷卒成中興焉衛姬不音桓公好淫樂

暨禾葉漸尸頹虧貫魚不叙九御差池

易曰貫魚以宮人寵謂王者之御宮人如

貫魚之有次敘不偏愛也禮后夫人已下進御之法云凡天子進御之儀

從后而下十五日編自下始以象目之初生漸進至盛法陰道之義也其

法九嬪已下皆九而御則女御八十一人為九女也世婦二十七人為

三女九嬪為一女夫人為一女凡十四女后當一夕故曰十五日一編也



晉國之難禍起於麗獻公麗也惟家之索牝雞之晨尚書曰

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孔安國注云索盡也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

長閒舊圯剝至親左傳曰少陵長新間舊也並后匹嫡左傳曰辛伯

是上番為司徒詩小雅也番幽王之后親黨也幽王淫色不荷爵

負乘采食名都易曰負且乘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

聖作都于向皇父幽王后之親黨也詩人刺德用不憚謂詩人刺番

也向邑也以向為皇父食采邑也暴辛惑婦拒諫自孤暴虐也紂字多德名

后親黨是以其德不大也辛惑婦謂惑婦已也紂智足以拒諫昌蛇其心縱毒不辜

謂茲侮伯庸鬼侯之類也諸父是殺孕子是刺天怒地忿人

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王子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殺之尚書

日紂衣其寶衣赴火而死初為天子後為人螭左傳曰螭鬼魅也

非但眈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將以權先

笑後號卒以辱殘母后不能循用禮法爭競相勸以擅權柄也易曰

家國泯絕宗廟燒燔末嬉喪夏未嬉桀妃有施氏女美

已亡殷趙靈沙丘趙武靈王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異姓愛之生子

何愛苑主父憐章北面臣誡於其弟欲分趙王章於代計未決主父及王

遊於沙丘宮公子章以其徒作亂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起兵公主章敗往

走主父主父聞之成兌因圍主父宮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

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

死於外孝武帝陳皇霍欲鳩子身乃罹廢孝宣帝霍皇后霍光之

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常幸

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遠患生不德福有慎機無德

寵者患害之所生也左傳曰無德而祿殃也若慎其機事則有福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



仗執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琦以言不從失意復作白  
鵠賦以為風日風讀梁冀見之呼琦問曰百官外內各有司  
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昔  
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  
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公伊尹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  
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覆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  
黃改色馬鹿易形乎史記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  
言馬以阿順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  
鹿者以法後羣臣畏高高遂作亂也冀無以對因遣琦歸後除  
為臨濟長不敢之職解印綬去冀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  
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  
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忍忍不忍也可  
承自遜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冀後竟捕殺之所著

續錄誄箴弟論九咨七言凡十五篇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  
曰辯魯晝日假卧左傳趙盾坐而眠寐杜  
註云不脫衣冠而睡也弟子私嘲之曰邊孝  
先腹便便便音甫  
聖反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  
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  
靈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韶之才  
捷皆此類也桓帝時為臨潁侯相徵拜太中大夫著作東  
觀再遷北地太守入拜尚書令後為陳相卒官著詩續碑  
銘書策凡十五篇

文苑傳第七十一



張趙劉邊鄺侯高張繹列傳第七十下文死後漢書曰十下

南宋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明廷盛高潑傳汝舟按

張升字彥具陳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孫也放湯六代孫也升少好

學多關覽而任情不羈關涉也不羈謂超絕等倫不可羈束也其

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垂其志好者雖王公

大人終不屈從杜預注左傳曰大人在位者也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其有知我雖胡越可親苟不相識從物何益前書鄒陽上書曰意合則

胡越為兄弟也仕郡為網紀以能出守外黃令吏有受賂者即論殺

之或譏升守領一時何足趨明威戮乎趨急也對曰昔仲尼

暫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侵

地侏儒短人能為非優也穀梁傳曰魯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兩君就壇

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兩君合好夷狄之人何為來齊侯遂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

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國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



乃歸魯斷謹

龜陰之用

君子仕不為已職思其憂

詩唐風曰無以太康職思其憂職主也君子之居位

當思盡志不為已身

豈以父近而異其度哉遇黨錮去官後竟見誅年

四十九著賦誄頌碑書凡六十篇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

魁梧大之貌

身長九尺

美須豪眉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乃作解

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乃貽書謝恩曰昔原

大夫贖桑下絕氣傳稱其仁

原大夫謂趙衰之子盾蓋曰宣曰民春秋曰趙宣孟將之絳見罷桑之下

有卧辭人宣孟与肺二胸拜受之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持以遺之宣孟更賜之肺二束遂去贖即續也罷古委字也

秦越人還

號太子結脈世著其神

扁鵲姓秦名越人過魏魏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若太子病所謂尸蹇也乃使弟

子子陽厲鍼砭石以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見史記

設置襄之二人不遭仁神則結絕之

氣竭矣然而精脯出乎車輪

說文輪車輪間橫木

鍼石運乎手爪

鍼凡鍼之法右手象天左手法地彈而怒之撥而下之此運手爪也發音必廉反

今所賴者非直車輪之

精脯手爪之鍼石也乃收之於斗極還之於司命

司命

注云文昌中星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允所謂遭仁遇神真所

宜傳而著之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

班班明貌

竊為寤鳥賦一

篇其辭曰有一寤鳥戢翼原野罽網加上機穿在下

禮記曰罽網罽

罽鄭玄注云小而柄長謂之罽罽捕獸機罽也罽穿地罽罽

前見蒼隼後見驅者繳彈張右

繳以縷係箭而射者也

羿子毅左

羿子謂羿也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命羿即射十日中其九鳥皆死墮其羽翼發引弓也

飛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

恐墮內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南

今振我西

西協韻音先

鳥也雖頑猶識密恩內以書心外用告天

天乎祚賢歸賢末年且公且侯子子孫孫亦作刺世疾邪

賦以舒其怨憤曰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又不同樂數極

自然變化非是故相反駁

禮記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



德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豈足懲時清濁春秋時禍敗之

始戰國愈復增其荼毒尚書曰惟其凶害不忍秦漢無以相

踰越乃更加其怨酷寧計生民之命唯利已而自足于茲

迄今情偽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亡舐痔結駟正色徒行

莊子曰宋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秦王悅之益車百乘見莊子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舐痔邪何得車之多乎名執撫拍豪強媼音丘矩反撫拍相親狎也偃蹇反俗立致咎

殃偃蹇驕捷懾逐物日富月昌捷疾也懾懼也急渾然同惑孰

溫孰涼邪夫顯進直士幽藏原斯瘼之攸興實執政之匪

賢女謂掩其視聽兮近習秉其威權所好則鑽皮出其毛

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癩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絕嶮而靡

緣九重既不可啓又羣吠之狺狺楚辭曰豈不思夫君兮君之門

開而不通安危亡於旦夕肆嗜慾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楫

積薪而待燃施可以正船也音徒我反前書賈誼曰積薪而待燃

榮納由於閃榆孰知其蚩妍閃榆傾佞之貌也行傾佞者故法

禁屈撓於執族恩澤不逮於單門寧飢寒於堯舜之荒歲

兮不飽煖於當今之豐且年乘理雖死而非亡違義雖生而

匪存有秦客者乃為詩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左傳曰

清人壽幾何言人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消腹不如

一囊錢伊優北堂上抗辭倚門邊伊優屈曲佞媚之貌抗辭高

故昇堂辨直者見魚目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秦客魯生執家多所

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老子曰被褐懷玉言

楚辭曰蘭芷蕙而不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爾分勿

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也夫光初元年舉郡上計

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



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

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

公何遽怪哉前書酈食其初見高祖長揖不拜因說高祖高祖逢

則歛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因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

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為諸君

分坐分坐別坐也坐者皆屬觀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

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託名者乃日往到門陟自強許通

陟意未許通壹以壹數至門故自勉强許通之尚卧未起壹逕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

伏西州承高風舊矣前書舊不疑見暴虎之曰竊伏海濱承暴公子舊天舊女也乃今方遇

而忽然謂死也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驚皆奔入滿側陟知

其非常人乃起延與語大奇之謂曰子出矣陟明日大從

車騎奉謁造壹奉謁通名也時諸計吏多飾車馬帷幪而壹

獨柴車草屏韓詩外傳曰周子高對齊景公曰臣賴君之賜疏食

露宿其傍延陟前坐於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

至熏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

者矣琴操曰下和得王璞以獻楚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王以其欺

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和復獻恐復見斲乃抱其陟乃與袁逢共稱薦

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及西還道經弘農過候

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遂遁去門吏懼以白之規聞

壹名大驚乃追書謝曰蹉跌不面企德懷風虚心委質為

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遙悚今日外

自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尊謂壹也敬更啓乃知已

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君明叡平其夙心寧當慢悻

加於所天平怨敬壹故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儻可原察追脩



前好則何福如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

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詩曰高山仰止景行

且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以貴下賤握髮垂接日

論當世消弭時灾豈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

同亡國驕惰之志論語曰夫子恂恂然善誘人恂恂然蓋見機而作不俟終

日易繫辭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詩曰大夫夙退

取義若日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比皆歸之於天不

尤於物歷說謂孔丘也論語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

而巳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造

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已其嗟可去謝也

可食易何也言區區之心不量已而至君門禮記曰齊大飢黔敖為食

疾動膝多壞潰人有四關請俟他日乃奉其情輒誦來貺

末以自慰遂去不顧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終

於家初袁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著

賦頌箴誄書論及雜文十六篇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也寧陽縣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也梁宗

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以自資常疾世多利交以邪

曲相黨乃著破群論時之覽見者以為仲尼作春秋亂臣知

懼孟子子曰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也今此論之作俗士豈不愧心其文不存

又著辯和同之論其辭曰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



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聞偽

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

論語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

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

味左傳劑作齊爾雅曰劑剪齊也音子隨反今人相傳劑音在計反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

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左傳晏

辭也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忠信為周阿黨為比 以救過為

正以匡惡為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睦能

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

楚恭王名審左傳楚王曰生十年而喪先君故云少主社稷 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緒業也謂

先敗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歿請為靈若

厲大夫許諾謚法亂而不損曰靈殺戮不辜曰厲左傳曰大夫釋馬莫對及五命乃許之諸之也 及其卒也子

囊曰不然子囊楚令尹名也 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美赫楚國

而君臨之撫正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能禁也 有是寵也

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謚法既過能改曰恭案此楚語之文此違而得

道者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羊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

於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國語楚靈王子圍為章華臺伍舉對曰君為此臺

國人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數年乃成左傳羊尹申亥申無宇之子也竟谿之後申亥曰吾父用十王命王不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過諸棘澗以

王歸王縞中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也 鄢陵之後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

此愛而害之者也淮南子曰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

為人也嘗酒而井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後戰使人召子反

子反辭以疾王駕而往之入帳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斬子反以為戮 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疢也疾毒滋

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為美者也武仲臧孫紇也左傳孟孫死臧孫

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



也 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

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怨矣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悼子少武子

於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家既而臧孫命此

面重幣新鑄紫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悼子乃立季氏以公彌為馬

正其後公彌立孟孫羯與共構臧紇於季氏臧紇奔齊齊侯將與臧紇田

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鼠書伏夜動不

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不與

田注曰紇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此鼠欲使怒而止也見左傳

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偽也不知而失之

闇也闇與偽焉其患一也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

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

之也論語夏書曰念茲在茲庶事恕施忠智之謂矣此事也在

此身也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己身也庶衆也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

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左傳曰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

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

讎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左傳曰晉祁

奚請老晉

問嗣焉稱解狐其難也勃鞞以逆文為成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彼斬其袿及

文公歸國呂甥卻芮將焚公宮而殺文公寺人披傅瑕以順厲為敗

左傳言鄭厲公為祭仲所逐後侵鄭及大陵獲鄭大夫傅瑕傅瑕曰苟舍

我吾請納子厲公與之盟而赦之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遂殺傅瑕也

管蘇以憎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新序曰楚

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

吾死之後爵之於朝中侯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

未嘗有得焉故曰不在逆順以義為斷不在憎愛以道為貴

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桓帝時舉

孝廉除北新城長北新城屬膠郡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

前書文翁為蜀郡太守興起學校比於魯衛也庚桑瑣隸風移礮累瑣碎也莊子曰老聃之

時之道以此居礮壘之山居三年礮壘大穰礮壘之人相與言曰庚桑子

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庶幾其聖人乎礮音

礮音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論語曰子路使子羔為費苟赴期會

盧罪反



理文墨豈本志乎乃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

自往勸誡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後猶稱

其教焉特召入拜尚書郎累遷後為野王令未行光和中

病卒孫楨亦以文才知名魏志楨字公幹為司空軍謀祭酒五官郎

知名轉為平原侯庶子

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辯博能屬文作草華賦雖

多淫麗之辭而終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諷也章華臺解見馮衍

賦麗以淫司馬相如作上林賦發倉粟以救貧窮補不足恤孤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此為諷也其辭曰楚靈王既

游雲夢之澤息於荆臺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湖在今岳

荆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嶺山下臨方淮其

地使人遺老而忘死也王不可遊也巫山在夔州巫山縣東延目廣望

騁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曰盛哉斯樂可以遺老而忘死

也說苑此並司馬子其系諫昭王之言於是遂作章華之臺築乾谿之室

成技巧也單盡也國語楚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至美夫對曰

頌焉軍國苦成設長夜之淫宴作北里之新聲史記曰紂為酒池

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也於是伍舉知夫陳蔡之將生謀也

為楚所滅也乃作斯賦以諷之陳蔡三國先苗胤兮承聖祖之洪

澤曾胤也高陽帝顓頊也帝系曰顓頊娶於滕隍氏建列藩於南

楚兮等威靈於二伯老童之後鬻熊能事周文王早卒至孫熊繹周成

文也超有商之大彭兮越隆周之兩虢國語曰商伯大彭豸豸左

也達皇佐之高敷兮馳仁聲之顯赫皇佐謂鬻熊佐文王也左

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人生之不易禍傳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

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此馳仁聲也惠風春施神武電斷華

夏肅清五服攸亂謂靈王承先也仁惠之風如春普施神武威稜且



垂精於萬機兮，夕回輦於門館。設長夜之歡飲兮，展中情

之熾姹。熾安也。姹美也。熾，竭四海之妙珍兮，盡生人之祕玩爾。

乃携窈窕從好仇。窈窕，幽閑也。仇，匹也。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徑肉林登糟丘。史記

計作糟丘，酒池也。蘭肴，山竦椒酒淵流也。蘭肴，肴若蘭也。椒酒，置椒酒於肉以為林也。蘭肴山竦椒酒淵流。中，也。楚詞曰：蕙肴兮蘭藉，

酒兮激玄醴於清池兮，靡微風而行舟登瑤臺以回望兮，其

彌日而消夏。亦終也。楚辭曰：望瑤臺而偃蹇。於是招宓妃命湘娥。宓妃，洛水之神女也。湘娥，

堯之二女，娥皇女。望瑤臺而偃蹇。齊倡列鄭女羅羅。楚辭曰：二八齊容，起鄭舞。揚激楚之清宮

兮，展新聲而長歌。激楚，曲名也。淮南子曰：激楚結風。斝手超於北里妙舞麗於

陽阿。左傳曰：繁手，猶聲淫理心耳。陽阿，乃忘和平。陽阿，解見馬融傳。金石類聚，絲竹羣分，被輕桂

曳華文。方言曰：桂謂之裙，裙名。羅衣，飄飄組綺，續紛綺也。縱輕

軀以迅赴若孤，執之失羣，振華袂以逶迤若遊龍之登雲。於是歡讌既洽，長夜向半，琴瑟易調，繁手改彈，清聲發而

響激微音，逝而流散，振弱支而紆統兮，若綠繁之垂幹，忽

飄颻以輕逝兮，似鸞鳥飛於天漢，舞無常態，鼓無定節，尋聲

響應，修短靡跌。跌，蹉也。長袖奮而生風，清氣激而統結。統，結也。統，統也。

纏爾乃妍媚遽進，巧弄相如，俯仰異容，忽兮神化。化，協韻也。音花，以能

迅輕鴻榮，曜春華進如浮雲，退如激波，雖復柳惠能不咨

嗟。柳下惠，美手也。家語曰：柳下惠，姬不。於是天河既回，淫樂未終。

清簫發微激，楚揚風。簫，笛也。於是音氣發於絲竹兮，飛響軼

於雲中，比目應節而雙躍兮。比目魚一名鱈，一名王餘，不比不行。今江東呼為板魚，韓詩外傳曰：伯牙

鼓琴今注孤雌感聲而鳴雄。枚乘七發曰：尊則羈雌。雄，雌也。雄，鳥也。羈，雌也。美繁手之輕妙

兮，嘉新聲之彌隆。於是衆變已盡，君幸樂既考。考，成也。歸乎生

風之廣，夏兮脩黃軒之要道。黃帝軒轅氏得房中之術於玄女，僊

門周流孟嘗君曰：廣夏。夏，房下羅幃來清風。推乃西子之弱腕兮，援毛嬙之素肘。西子，西

施也。越



絕書曰越王勾踐得採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毛嬪毛嫱也薛子曰毛嬪麗姬之美爭以形便始以嬋媛兮若流風之靡草

始若秋約波風藥白芷也羊八儀操之姣麗兮忽遺生而忘老爾乃清夜晨妙技單收尊

相徹鼓盤張衡七盤賦曰盤七盤而徒錫也憫焉右醒撫劍而歎醒酒也慮理國之須才悟稼穡

之艱難美口尚之佐周善管仲之輔桓桓將超世而作理焉沈

面於此歡於是足罷能文樂墮瑤其墨思首夏禹之卑宮慕有虞之

士階墨子曰唐虞稽古建國舉英奇於仄陋拔髦秀於蓬萊舉英奇於仄陋拔髦秀於蓬萊

庶績咸熙諸侯慕義我不召同期尚書武王伐紂八繼高陽之百揆時叙

絕軌崇成壯之洪基史記楚成王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於天子莊王成王孫也納正舉蘇縱之諫罷淫

樂聽國政所誅數百人雖齊桓之一匡豈足方於大持毅深博口齊桓公為

陽穀之會日一匡爾乃育之以仁臨之以明致虔報於鬼神盡

肅恭乎上京言楚尊馳淳化於黎元永歷世而太平太將

軍何進聞讓才名欲辟命之恐不致詭以軍事徵召既到

署令史續漢志曰大將軍下有令進以禮見之讓善占謝能辭

對時賓客滿堂莫不羨其風府掾孔融王朗並脩刺候焉

魏志有傳議郎蔡邕深敬之以為讓宜處高任乃薦於何進

曰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為元龜華髮白首也元龜所

以知吉凶尚書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韓詩

言文王之時辟雍雖學士皆潔白之人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竊見

令史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歸處夙孤不盡家訓

亂毀齒也及就學廬便受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

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辯辭長非禮不

動非法不言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

參合衆夫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



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階

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非所以章環偉之高價

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鷄多汁則淡而不

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莊子曰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焉

以烹雞多泊之則淡不可食少泊之則焦而不熟也函容也泊汁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

宜也豈竊情邑情邑不愛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

在前熬齧割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垂慮裁加少納貢之機

密展之力用展陳也若以年齒為嫌則顏回不得貫德行之

首子竒終無理阿之功說苑曰子竒年十苟堪其事古今一

也讓後以高才擢進屢遷出為九江太守不以為能也初

平中王室大亂讓去官還家恃才氣不屈曹操多輕侮之

言建安中其鄉人有構讓於操操告郡就殺之文多清美

屬炎字文勝范陽人酈食其之後也炎有文才解音律

論給捷多服其能理給敏也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有志

氣作詩二篇曰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脩翼無與栖遠

趾不步局窘迫也舒吾陵雲羽奮此千里足超邁絕塵驅倏

忽誰能逐賢愚豈常類稟性在清濁富貴有人籍貧賤無

天錄言通塞苟若由已則志士不須相下也故蔡陳平敖里社平

相言通塞苟若由已則志士不須相下也故蔡陳平敖里社平

為里社宰分肉均里中曰善哉陳孺子之立韓信釣河曲韓信家貧無行不

為宰也曰使平宰天下亦猶是見前書韓信釣河曲韓信家貧無行不

城下河者水終居天下宰食此萬鍾祿六斛四德音流千載

功名重山岳靈芝生河洲動搖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

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文質道所貴遭時用有

嘉絳灌臨衡宰謂誰崇浮華賢才抑不用遠投荆南沙讀



欲革漢土德改定律令絳侯周勃及灌嬰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

共毀之文帝以誼為長沙太守見前書和伯樂安得孔仲尼為世陳四科謂德行政事文學言語也炎後風病慌忽

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繫

獄炎病不能理對熹平六年遂死獄中時年二十八尚書

盧植為之誄讚以昭其懿德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傭作

為資暮還輒斲柴以讀書難字常以禮自牧易山半以自獨

處一房如對嚴賓焉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並稱疾不到

作矯世論以譏刺當時而徙入山中覃思著述覃靜也以莫

知於世故作應賓難以自寄又案漢記撰中興以後行事

為皇德傳三十篇行於世餘所作新文數十篇多亡失西

河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稱為侯君云

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也無錫今常州縣家本單寒至彪為童

生遊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嘗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

獲見乃覆刺遺融書曰承服風問從來有年風問風也故不

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其異一見龍光以叙腹心之願毛詩曰

見君子為龍為光龍龍也不圖遭疾幽閉莫啓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

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食垂接白屋白屋匹夫也故周道以隆

天下歸德公今養痾傲士故其宜也融省書曰慙追還之彪

逝而不顧後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

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為督軍御

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

詩彪乃獨作箴曰文武將墜乃俾俊臣俾使也整我皇綱董

此不虔董正也古之君子即戎忘身易曰不利即戎司馬遷曰



即忘其身 明其果毅尚其桓桓 左傳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尚 呂尚

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雁鳥如鷗 太公年七十遇文王毛詩曰惟師尚父特惟鷹揚

天有太一五將一門 太一式凡舉事皆發三門順五將發三門者天曰文昌等 地

有九變丘陵山川 孫子九變篇曰用兵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戰其地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為輕地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為交地諸矣之地三層先至而得者為勝地入人地深倍城邑各為重地行山林阻沮澤難行之道為死地所由入者皆死歸者少波寡寡可以擊吾殺者為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為死地通九變之利知

人有計策六奇五間 陳平凡出六奇策孫子曰用間有五用兵矣

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實地因間者因其知人而用之也內者內其官人而用之也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也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得於敵者也生間者反報者也 無曰

已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首 臣賢案前書韓信破趙得廣野君李左車解其縛而

師事之而此作廣野案廣野君 周公大聖石碻純臣以威克變

以義滅親 周公誅管蔡石碻殺其子厚也 石碻純臣以威克變

之謂乎 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已真忘富貴

貴福祿乃存枉道依合復無所觀 曲道以合時 先公高節越

可求遵佩藏斯戒以厲終身邕等甚美其文以為莫尚也

後遷內黃令帝勅同僚臨送祖於上東門 洛陽城東 詔東觀

畫彪像以勸學者彪到官有德政上書薦縣人申屠蟠等

病卒於官文章多亡子岱亦知名

張超字子並河間鄭人也 今瀛州 留侯良之後也有文才靈

帝時從車騎將軍朱雋征步中為別部司馬著賦頌碑文

薦檄牋書謁文嘲凡十九篇超又善於草書妙絕時人世

共傳之

彌衡字正平原般人也 般縣故城在今德州平 少有才辯而氣

尚剛傲好矯時慢物與平中避難荆州建安初來遊許下



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是

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

司馬伯達乎陳羣字長文司馬朗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

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趙為滌寇將衡曰文若可借面耶

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典畧曰衡見荀彧容但有髮耳故可唯善

魯國孔融及弘農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

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

十遂與為交友上疏薦之曰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孟

曰堯時洪水橫流也汎監於天下尚書帝曰旁求四方以招賢俊

尚書曰旁昔孝武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嚮音臻尚

帝元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奮庸陛下殷聖纂承基緒遭遇

危運勞謙日異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叙文王德曰自惟岳

降神異人並出毛詩曰惟岳降神生甫及申竊見處士平原

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

觀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

思若有神淮南子曰所謂真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

誠不足怪前書曰桑弘羊雖陽賈人子少心計年十三為侍中又曰張

如雉國語楚藍尹豐謂子西曰大閱任座抗行史魚厲節始無

以過也呂氏春秋魏文侯飲問諸大夫曰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

也論語孔子曰直哉史魚邦也論語孔子曰直哉史魚邦鳥累百不如一鶚鶚陽上書之言使

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聘辭溢氣空涌解疑釋結臨敵有

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前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

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前書終軍曰願受長纓必



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

衡直與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

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尚書曰賓於四門穆穆鈞天廣

樂必有奇麗之觀史記曰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者曰

帝所甚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日必問問必有言也居二日果帝

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其聲動心也

室皇居必蓄田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揚阿至

妙之容臺牧者之所令負諸本並作臺牧未詳其義飛兔駸馬絕足

奔放良樂之所急呂氏春秋曰飛兔駸馬古駿馬也高誘注曰日行萬里王良伯樂善御人也臣等區

區敢不以聞融既愛衡才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

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

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史因大會賓客賜試

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着岑牟單絞之服擊鼓

祖尊衡乃令人錄用為鼓史後至八月朝普天閱試鼓節作三重

坐賓客以帛綃制作衣一岑牟一單絞及小禪通史志曰岑牟鼓角士

也鄭玄注禮記曰次至衡衡方為魚陽參搗踈躡而前文士傳曰

然蒼黃之色也而前衡擊鼓作

魚陽參搗躡地來前躡駸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易衣再復擊鼓參搗

而去至今有漁陽參搗自衡始也賢案搗及搗並擊鼓杖也參搗是擊鼓

之法而王僧儒詩云散度廣陵音參搗漁陽曲而於其詩自音云參音七

緝反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則參搗奏之名則搗字入於下句全

不成文下云復參搗而去足知參搗二字當相連容態有異聲節悲

壯聽者莫不憐慨衡進至操前而止更訶之曰鼓史何不  
改裝而輕敢違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袒衣杜預注左傳曰袒近  
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着之畢復參搗而  
去顏色不怍怍羞也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  
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雅正也言大雅君子不當爾因宣操區區之  
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勅門者  
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着布單衣踈巾手持三尺梳杖



說文曰說大杖也音佗結反 坐大然呂門以杖筆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

於管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豈子孤殺

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

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人騎送之臨發眾人為之祖

道先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禰衡勃震無禮今因其後

到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眾人莫肯與衡坐而大號

眾問其故衡曰坐者為冢卧者為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

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

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

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也抵衡表無然為駭也音無

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每

慢於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

祖亦善待焉衡為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

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音歆

亦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

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識記也音志

唯其中石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之歆馳使寫碑還校

如衡所書莫不歎伏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歆舉

危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覽筆而作文無加點

辭采甚麗後黃祖在蒙衝釋名曰外狹而長曰蒙衝以衝突敵也大會賓客

而衡言不遜順祖慙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死

罵言也等道猶今言何勿語也祖大怒令五百將出五百猶今之問事也解見宦者傳欲加筆

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祖主簿素疾衡即時殺焉歆徒

既來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斂衡時年二十六其文



章多亡云

贊曰情志既動篇辭為貴

毛詩序云情發於中而形於言詩者志之所之故精志動而篇辭作斯文

章之抽心呈貌非彫非蔚

彫斲也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

殊狀共體同聲異氣

言觀麗則永監淫費

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入之賦麗以淫禮記曰不辭弟員

文苑傳第七十下

劉溫彭索周范李王張陸戴李繆陳雷范戴趙

劉王列傳第七十一獨行

後漢書日八十一

南宋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明汪文盛高淑傳汝舟校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

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謂之中庸言若不得中庸

之人與之居必也

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此是錄論語者因夫子之言而

釋狂狷

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

所不為亦將有所必為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

矣如此性尚分流為否異適矣

人之好尚不同或為或不各有所適

中世偏行

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衆也或志剛金石而剋折

於疆禦

謂劉茂衛福也

或意嚴冬霜而甘心於小諒

戴就陸

亦有結朋

協好幽明共心

范武張

蹈義陵險死生等節

繆彤李

雖事

非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迹殊雜難為條品片辭



特趣不足區別措之則事或有遺指置也載之則貫序無統以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故總為獨行篇焉庶備諸闕

文紀志漏脫云爾

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也少好學能說易春秋仕於州

郡成帝永始二年有日食之災乃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

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作期門

數為微行前書武帝微行常與侍中常侍武騎及侍詔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也成帝微行亦然

始也立趙飛燕為皇后后專寵懷忌皇太子多橫天玄上書

諫曰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胤嗣故易

有乾蟲罍之義詩詠衆多之福易曰幹父之蠱注云蠱事也毛詩曰

孫衆多也其詩曰蠱斯羽說說兮宜爾子孫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

竊聞後宮皇子產而不育前書成帝宮人曹偉能及許美臣聞

之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敬言衛不脩則患

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

下之別此為胡狄起於轂下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陛下

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九女解見存無窮

之福天下幸甚時數有災異玄輒陳其變既不省納故又

稽郎官後遷太常丞以弟服去職平帝元始元年日食又

詔公卿舉敦朴直言大鴻臚左成舉玄詣公車對策復拜

議郎遷中散大夫四年選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

特並舉玄為繡衣使者前書御史大夫領繡衣直指出詩持節與

大僕任暉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

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縱捨也變易姓名間竄歸



家也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詣述乃遣

使者備禮徵之若玄不肯起便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齎

書至玄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

禍玄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耻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

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

瑛泣血叩頭於太守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

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

述聽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時兵戈累年莫能修

尚學業玄獨訓諸子勤習經書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

平定玄弟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美之策詔本郡祠以中

牢勅所在還玄家錢時亦有捷為費貽不肯仕述乃漆身

為厲陽狂以避之退藏山數十餘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

守瑛善說易以授顯宗為北宮衛士令漢官儀曰北宮衛士令一人秩六百石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師博

士許晃元始中舉明經除為郎元始平帝年也會王莽居攝業以

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彊召之業乃載病

請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譬猶鼓弩歟市薄命者先

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為治而反託疾乎令詣獄養病欲

殺之客有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逝史記曰孔子既不

趙簡子至於河而問賓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河水洋洋乎

丘之不齊命也夫子貢進曰取問何謂也孔子曰賓鳴犢舜華晉國之賢

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立聞之也刺胎殺天則

讎讎不至竭澤而漁則駭龍不合陰陽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

尚知避之而况乎丘我乃選也未聞求賢而脅以牢獄者也咸乃

出之因舉方正王莽以業為酒士王莽時官酷酒病不之官遂

隱葭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



徵之欲以為博士業固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大  
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  
起賜之以藥融壁言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  
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  
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為子孫身名俱  
全不亦優乎今數年不起猜疑寇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  
者也業乃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論語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  
道則親於其身為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於其身為  
不善者君子不入又曰君子見危授命見得恩義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志不  
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  
之為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耻有殺賢之名乃遣  
使弔祠博贈百匹業子輩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

闕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像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為美  
陽令王嘉為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  
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  
可全對曰大馬猶識主况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  
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之曰後之哉乃對使者  
伏劍而死是時捷為任永君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  
孫述連徵命待必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淫於前  
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  
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日耶清淨者自殺光武聞而  
徵之並會病卒

劉茂字子衛太原晉陽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家貧以筋力  
致養孝行著於鄉里及長能習禮經教授常數百人哀帝



時察孝廉再遷五原屬國侯遭母憂去官服竟後為沮陽

令沮陽縣屬上谷郡故城在今為州東沮音阻會王莽篡位茂棄官避世弘農山

中教授建武二年歸為郡門下掾時赤眉二十餘萬眾攻

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墻藏空穴中得

免其暮俱奔孟縣今并州孟縣也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日

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茂曰臣前為

赤眉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趣山臣為賊所圍命如絲髮賴

茂負臣踰城出保孟縣茂與弟觸冒兵刃綠山負食臣及

妻子得度死命節義尤高宜蒙表擢以厲義士詔書即徵

茂拜議郎遷宗正丞續漢書宗正丞一人此千石也後拜侍中卒官元初中鮮

卑數百餘騎寇漁陽太守張顯率吏士追出塞遙望虜營

煙火急趣之兵馬掾嚴授慮有伏兵苦諫止不聽顯蹙

進授不獲已前戰伏兵發授身被十創歿於陣顯拔刃追

散兵不能制虜歟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起之顯遂

墮馬福以身擁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褒歎厚

加賞賜各除子一人為郎中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入平

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乘船追之至厭次河厭次縣之河也與賊合

戰雄敗執雄以矛刺之時小吏所輔所姓也通曰宋大夫與賊合

戰雄敗執雄以矛刺之時小吏所輔所姓也通曰宋大夫與賊合

前叩頭求哀願以身代雄豪等縱雄而刺輔貫心洞

背即死東郡太守捕得豪等具以狀上詔書追傷之賜錢

二十萬除父奉為郎中

溫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也仕州從事建武二年騎都尉弓

里戍弓里姓也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歷訪英俊後大人問以策

謀戍見序奇之上疏薦焉於是徵為侍御史遷武陵都尉



病免官六年拜謁者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為隗囂  
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  
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肯恩德宇等  
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  
因以節搃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  
可賜以劔序受劔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  
令鬚汗士遂伏劔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歛  
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傍為冢地賻穀十  
斛縑五百匹除三子為郎中長子壽服竟為鄒平侯相夢  
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  
之乃反舊塋焉序墓在今并州祁縣西北  
彭脩字子陽會稽毗陵人也毗陵今常州晉陵縣也異地記曰今各延陵吳王諸樊封季札漢改曰

年十五時父為郡吏得休休廢也與脩俱歸道為盜所劫

脩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邪盜

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

名後仕郡為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鼂行太守事應劭美官曰都尉秦官也

本名郡尉掌大人事其武職秩比二千石考景時更名都尉以徵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

鍾離意爭諫甚切鼂怒使收縛意欲案之掾史莫敢諫脩

排閣直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聞其過鼂曰

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邪脩因拜曰昔任

座面折文侯解見文苑朱雲攀毀欄檻前書成帝時朱雲上書請

主簿為忠臣鼂遂原意罰貫獄吏罪後州辟從事時賊張

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言州請脩守吳令脩與太守俱出

欲殺之雲攀折殿檻西京雜記云攀折玉檻

自非賢君焉得忠臣今夢明府為賢君



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歟之飛矢雨集脩障扞太守而為  
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殺弩中脩者餘  
悉皆降散言曰自為彭君故降不為太守服也

索盧放字君陽索盧姓也東郡人也以尚書教授千餘人初署

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就斬刑放

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望漢者實以聖政寬

仁故也而傳車所過夫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敢言但恐

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使過若秦穆殺孟明以而用之霸西戎願以

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建武

六年徵為洛陽令政有能名以病乞身徙諫議大夫數納

忠言後以疾去建武末復徵不起光武使人輿之見於南

宮雲臺賜穀二千斛遣歸除子為太子中庶子卒於家

太子中庶子  
秩六百石

周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也高祖父燕宣帝時為郡決曹

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守闕稱

冤詔遣覆考燕見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著燕名府君但

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曰諸君被問悉當以罪推燕如有

三言及於府君燕手劔相刃使乃收燕繫獄屢被掠楚辭

無屈撓當下燒燹室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謝承書曰燕字少卿

其先出自周平王之後漢興紹編封為正公食菜於汝墳也豈可以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

食而死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嘉仕郡為主簿王莽末

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為流矢所中郡兵

奔北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敞以身扞之因呵

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為賊既逆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



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羣賊於是兩兩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後太守寇恂舉為孝廉拜尚書侍郎光武引見問以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寇手臣實驚怯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詔嘉尚公王嘉稱病篤不肯當稍遷零陵太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頌其遺愛吏民為立祠焉嘉從弟暢字伯持性仁慈為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位至光祿勳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少遊太學為諸生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見其子也孺子稚子也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

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為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郵君章啟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求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儀禮喪服記曰朋友在它國袒免歸則已注云謂無親者為之主喪服又曰朋友麻注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為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窆下也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



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  
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  
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  
遂留止冢次為脩墳樹然後乃去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  
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  
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  
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為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  
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為死  
友乃營護半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  
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  
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並辟不應舉州茂不  
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傭為

新野縣阿里街卒

阿里里名也

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為道

迎式

導引之騎

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

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進帝學吾蒙國

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

贏長守於賤業

史記曰侯贏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卒魏公子聞之往請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傭身索行數十年終

不以監門用

晨門肆志於抱關

解見張皓傳也

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

論語曰孔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

貧者士之宜豈為鄙哉式勅縣

代嵩嵩以為先傭未竟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

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

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

於是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

名卒於官



李善字次孫南陽清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之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漣乳汁也音竹用反推燥居溼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脩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脩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為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清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鋤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脩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為政懷來

異俗遷九江太守未至道病卒續至河間相

王恠字少林恠音純廣漢新都人也恠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憊而視之書生謂恠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頃臆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恠即鬻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恠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恠前即言之於縣縣以歸恠恠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恠入它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美問恠所由得馬恠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恠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



師不知所在何意鄉乃葬之大恩又不報天以此章鄉德耳  
恠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恠恠辭讓而去時  
彥父為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恠休息與俱迎彥喪餘金  
具存恠由是顯名仕郡功曹州治中從事舉茂才除郿令  
到官至爨亭音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恠  
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聞有  
女子稱冤之聲恠呪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  
衣不敢進恠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為涪令之  
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  
取財貨恠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游徼者也恠曰  
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冤客輒  
眠不見應不勝感恠故殺之恠曰當為汝理侵冤勿復

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日召游徼詰問具服罪  
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  
亭遂清安

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

由拳縣故城在今蘇州嘉興縣南

父業郡門下掾送太

守妻子還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遂亡失  
屍骸武時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節嘗持父遺  
劍至亡處祭醮泣而還太守第五倫嘉其行舉孝廉遭母  
喪過毀傷父魂靈不返因哀慟絕命

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世為族姓祖父闕字子春建武  
中為尚書令美姿貌喜着越布單衣光武見而好之自是  
常勅會稽郡獻越布續幼孤仕郡戶曹史時歲荒民飢困  
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餼粥續悉簡閱其民訊以名



氏事畢與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名  
無有差謬與異之刺史行部見續辟為別駕從事以病去  
還為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楚事  
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續與主簿梁  
宏功曹史駟勳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  
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續宏勳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  
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持急無緣與續相聞  
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  
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  
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為獄門吏卒通傳意  
氣召將案之續曰因食餉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  
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嘗截肉未嘗棄

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

謁舍所謂傳主人之舍也

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即赦興等事還鄉  
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卒長子稠廣陵太守有理名中子  
逢樂安太守少子襄力行好學不慕榮名連徵不就襄子  
康已見前傳

戴封字仲平濟北剛人也

剛縣故城在今兗州龍興縣東北

年十五詣太學師

事鄭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

以封當還豫為娶妻封斬日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

時同學石敬平溫病卒封養視殯斂以所齎糧市小棺送

喪到家家更斂見敬平行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封

後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匹賊不知處封乃追以

與之曰知諸君之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



物後舉孝廉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詔書求賢良方正  
直言之士有至行能消灾伏異者公卿郡守各舉一人郡  
及大司農俱舉封公車徵陛見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  
華令時汝潁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  
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一境竒之其年大旱封禱請  
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於是遠近  
歎服遷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  
哀之皆遣歸家與就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永元十  
二年徵拜太常卒官

李充字大遜陳留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衣遮食妻竊謂  
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用分異充為酬  
之曰如欲別居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編

從充置酒讌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人無狀而教  
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門婦銜涕而  
去坐中驚肅因遂罷散充後遭母喪行服墓次人有盜其  
樹者充手自殺之服闋立精舍講授太守魯平請署功曹  
不就平怒乃援充以捐溝中因謫署縣都亭長不得已起  
親職後後和帝公車徵不行延平中詔公卿中二千石各  
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特徵充為博士時魯平  
亦為博士每與集會常歎服焉充遷侍中入將軍鄧騭貴  
戚傾時無所下借下音假借音子夜反以充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  
充賓客滿堂酒酣騭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  
欲辟天下竒偉以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為陳海  
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騭欲絕其說以肉啖之充抵



肉於地曰說士猶甘於肉遂出徑去騰甚望之同坐汝南  
張孟舉往讓充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未究一日猶昨日也  
激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之責非所以光祚子孫者也充  
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為子孫計哉由是見非  
於貴戚遷左中郎將年八十八為國三老安帝常特進見  
賜以几杖卒於家

繆彤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  
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憤歎乃  
掩戶自搗曰繆彤汝脩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  
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  
為敦睦之行仕縣為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  
誣而彤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蟲蛆因復傳換

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太守隴西梁湛召為決曹史  
安帝初湛病卒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  
子悉避亂它郡彤獨留不去為起墳冢乃潛穿井旁以為  
窟室晝則隱窟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  
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彤不受而  
歸鄉里辟公府舉尤異遷中牟令縣近京師多權豪彤到  
誅諸女姦吏及託名貴戚賓客者百有餘人威名遂行卒於  
官

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宜春今袁州縣少與同郡雷義為友俱

學魯詩顏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前後十

餘通記記書也雲不聽義明年舉孝廉重與俱在郎署有同

署者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日至詭求無已說文曰詭責也重乃密以



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又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隣舍郎綉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而市綉以償之後寧喪者歸以綉還主其事乃顯重後與義俱拜尚書郎義代同時人受罪以此黜退重見義去亦以病免後舉茂才除細陽令政有異化舉尤異當遷為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後為司徒所辟拜侍御史卒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

鄱陽縣城在今饒州鄱陽縣東

初為郡功曹皆

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葺理屋宇乃得金金主已死無所復還義乃以付縣曹後舉孝廉拜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作義默自表取其罪

此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順帝詔皆除刑義歸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陽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二府同時

俱辟二人義遂為守灌謁者

漢官儀曰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秩滿歲稱給事未滿歲稱灌謁者胡廣

云明章二帝服勤園陵謁者灌相後遂稱云馬融以為灌者習所職也應奉云如胡公之言則吉凶異制馬云灌習也字又非也高祖承奉灌嬰服事七年號大謁者後人掌之以姓灌章豈其然乎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坐

者凡七十人旋拜侍御史除南頓令卒官子授官至蒼梧太守

范冉字史雲

冉或作丹

陳留外黃人也少為縣小吏年十八奉

檄迎督郵冉耻之乃遁去到南陽受業於樊英又遊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乃還冉好違時絕俗為激詭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為人與漢中李固河內王真親善而鄙



賈偉節郭林宗馬謝承書曰真字子昌河內武德人明五經負笈遊

拜議郎卒 與後為考城令境接外黃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與

遷漢陽太守將行冉冉乃與弟協步齎麥酒於道側設壇以

待之冉冉見與車徒駱驛遂不自聞惟與弟共辯論於路與

識其聲即下車與相揖對與曰行路倉卒非陳契闊之所

可共到前亭宿息以叙分隔冉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

以賤質自絕豪友耳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

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便起告違拂衣

而去與瞻望弗及冉冉長逝不顧相帝時以冉冉為萊蕪長

泰山郡故城在今淄川縣東南 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太尉府以徇急不能從

俗常佩韋於朝史記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 議者欲以為侍御史因遁

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

推鹿車載妻子捋拾自資泰山松書曰冉冉去官嘗使兒捋拾麥得

後知即今并送六斛言麥已難矣遂儉不敢受 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

乃結草室而居焉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言貌無

改閭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金中生魚范萊蕪及黨

禁解為三府所辟乃應司空命是時西羌反叛黃巾作難

制諸府掾屬不得妄有去就制制書也 冉冉首自劾退詔書特原

不理罪又辟太尉府以疾不行中平二年年七十四卒於

家臨命遺令勅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

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歛歛以時服

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歛畢便穿穿畢便埋其明堂之奠禮

所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前書劉向曰延陵季子葬子其高可隱

衣曰明衣器曰明器鄭玄注云明者神明也此言明堂亦神明之堂謂殯中也 干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



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李子堅李固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

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於是三府各遣令史奔弔大將軍

何進移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謚金曰宜為貞節先生蓋法清

曰貞好廉自會葬者二千餘人刺史郡守各為立碑表墓焉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

參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

於錢唐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

又燒銀斧使就挾於肘腋銀從吳毛詩云不吳不教何承天纂文曰

李說文字林二就語獄卒可孰燒斧勿令冷每上彭考彭即因

止飲食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掇拾也王者窮竭

酷慘無復餘方乃卧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本草經曰馬一

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

而復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采墮

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籍受命考

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杆邪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

以死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斷寃毒奈何誣枉忠良強相

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駭恚行無義恚快也猶

音吾就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群鬼殺汝於亭中如蒙

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談表其

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太守劉寵舉就孝

廉光祿主事病卒風俗通曰光祿華

趙苞字威豪甘陵東武城人今貝州武城縣從兄忠為中常侍苞深

耻其門族有宦官名執不與忠交通初仕州郡舉孝廉再

遷廣陵令視事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狀遷遼西太守抗



厲威嚴名振邊俗以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

郡道經柳城柳城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營州南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

及妻子遂為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步騎二萬與賊對陣

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

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

毀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

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列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

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果摧破其母妻皆為所害苞殯歛母

畢自上歸葬靈帝遣策弔慰封節侯節今自州縣也音式掄反苞葬訖

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

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面而死高士傳向長少為書

生性卓詭不倫恒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被髮

絳綃頭說文綃生絲也從系肖聲音消案此字當作幪音此消反其

從中古詩少年見羅敷脫巾著幪頭鄭玄注儀禮云如今者常於竈北坐板牀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踝

足指之處不好語言而喜長嘯賓客從就輒伏而不視有

弟子名為顏淵子貢季路冉有之輩或騎驢入市乞匄於

人或悉要諸乞兒俱歸止宿為設酒食時人莫能測之郡

禮請辟舉孝廉賢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不到又與彭城

姜肱京兆韋著並徵羽不應後特徵到拜趙相及之官時

入謂其必當脫素從儉脫易簡素而羽更乘鮮車御良馬世疑

其始偽及到官略不視文書舍中生蒿萊徵拜侍中每朝

廷大事侃然正色百官憚之會張角作亂羽上便宜頗譏

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



當消滅中常侍張讓讒翊不欲令國家命將出師疑與角同心欲為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

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也仕郡為五官掾百官志曰每州皆置諸曹掾史有功

曹史主選署功勞有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時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而

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慨呪曰輔為股肱不能進諫納

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至今天地否隔萬物焦

枯百姓喁喁無所訴告咎盡在輔今郡太守改服責已為

民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祈請若至日中不

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芟茅以自環芟乾草也篝火

其傍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

霑潤世以此稱其至誠

劉翊字子相潁川陰人也家世農且產常能周施而不有其

惠曾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奉禮遠赴師喪遇寒冰車

毀頓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

與之不告姓名自策馬而去季禮意其子相也後故到潁

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常守志卧疾不屈聘

命河南种拂臨郡辟為功曹翊以拂名公之子拂鬲之子也乃為

起焉拂以其擇時而仕甚敬任之陽翟黃綱恃程夫人權

力求占山澤以自營植拂召翊問曰程氏貴盛在帝左右

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為之奈何翊曰名山大澤

不以封蓋為民也禮記曰名山大澤不以封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矣

若以此獲禍貴子申甫則自以不孤也申甫拂之子拂從翊言遂

不與之乃舉翊為孝廉不就後黃巾賊起郡縣飢荒翊救

給乏絕資其食者數百人鄉族貧者死亡則為具殯葬



獨則助營妻娶

寡婦為妾無夫曰獨

獻帝遷都西京翊舉上計掾是

時寇賊興起道路隔絕使驛稀有達者翊夜行晝伏乃到

長安詔書嘉其忠勤特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散所握珍

玩唯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

翊以馬易棺脫衣斂之又逢知故因餒於路不忍委去因

殺所駕牛以救其乏衆人爭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

遂俱餓死

王烈字彥方

魏志烈字彥考

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

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

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

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

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

劍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

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

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

乃避地遼東夷人尊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

魏志曰公孫度

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為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

越子豹年十八早死度少時各豹又與越子同年越見親哀之遣就師學

為娶妻後舉有道除尚書卿遼東太守訪問政事欲以為長史烈乃為商賈自穡

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遼東

年七十八

贊曰秉方不忒臨義罔惑

或差也言獨行之人惟此剛絜果

行育德

易象卦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也

劉翊傳第七十一



四



